



慢飛天使的守護者 何鴻棋

文／林蔓禎 圖／何鴻棋

「我總是想像著，有那麼一群小孩子在一大片麥田裡玩遊戲，成千上萬個孩子。……我的工作就是在那懸崖邊守著，要是哪個孩子往懸崖邊跑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從早到晚就在做這樣的事，我只想當個麥田捕手，我知道這有點異想天開，但我真正想做的就是這個……。」

——《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



▲ 練團室擺放著的康加鼓。

這是美國知名作家 J.D. 沙林傑 (J.D. Salinger) 在他發表於西元 1951 年的小說創作裡，主人翁霍頓 (Holden Caulfield) 所說的一段話，也是小說中最重要的主題及寓意。這個彷彿心靈捕手般的麥田守望者，現實社會中可有與之相對應的人物？我在心中思索著。直到近日拜訪過某位樂壇前輩之後，其形象與身影，益發清晰鮮明，他就是極光打擊樂團的創辦人——何鴻棋。

彈鋼琴的放牛班孩子

來到中和區中和路上的極光練團室，裡頭擺放著定音鼓、非洲鼓、爵士鼓及好幾架木琴、鐵琴……等打擊樂器，何鴻棋特地選了不用練團的日子受訪。在靜謐的空間裡，他娓娓道來自幼的成長背景，以及與音樂的淵源和學習樂器的過程。

何鴻棋出生於音樂世家，父親是流行音樂老師，祖父則是北管演奏者。雖然從小就不愛念書，但對音樂卻頗有慧根，從年幼開始就在父親的指導下陸陸續續學了幾年鋼琴。後來家道中落，身為長子的他必須分擔家計，國中一年級開始跑場打工賺錢。晚上在那卡西彈琴，白天上課時自然精神不濟，課堂上的時光幾乎都在昏睡中度過。本來就對上學念書沒興趣，這下

子功課更沒起色，在那個升學主義掛帥、實施能力分班的年代，他自然被分配到所謂的「放牛班」就讀。後來轉學到漳和國中 (中和區)，國三時第一次上音樂課，老師一來就問全班：「有人會彈鋼琴嗎？」，唯一舉手的就是何鴻棋：「會彈但不太會看五線譜。」，老師接著問：「你會彈什麼曲子？」，何鴻棋豪氣地表示：「歡迎點歌！」。可以想見當年那個調皮又有點臭屁的青澀少年模樣。民國 70 年代的臺灣歌壇，流行歌曲正蓄勢待發，每晚跑場彈流行樂的何鴻棋，對時下的流行歌曲信手捻來，幾乎沒有哪一首難得倒他，於是他彈了一首當時最火紅的流行歌〈舞女〉，頓時全班歡聲雷動，大合唱的歌聲響徹全



▲ 藝專時期的校內音樂會，何鴻棋演奏定音鼓，彈奏鋼琴的則是現任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藝術總監簡文彬。

校，何鴻棋就此一炮而紅。而這位對何鴻棋疼愛有加的音樂老師就是前立法委員翁金珠，她也是帶領何鴻棋進入古典音樂領域的重要啟蒙老師。

是恩師也是貴人

國三很快就面臨升學壓力，翁金珠老師覺得何鴻棋有音樂天分，鼓勵他報考當時仍為五專制的國立藝專音樂科（現為臺灣國立藝術大學），並利用課後時間義務教他古典鋼琴。何鴻棋跟著翁老師密集上了幾個月的鋼琴課，自己也每天勤奮練琴數小時，但鋼琴組每屆幾百人報名只錄取不到 10 名，競爭非常激烈，何鴻棋自認希望渺茫。考期將近，翁老師打電話到藝專詢問報名簡章及相關事宜，並隨口問了一句：「請問是否有比較冷門的樂器或組別？」，「有喔，剛好有一位朱宗慶老師學成歸國，教的是打擊樂。」。在 30 幾年前，打擊樂仍屬新興樂器，別說接觸過了，連聽過的人也少之又少。不論如何，第一屆理應比較好考，何鴻棋聽從翁老師建議，報考國立藝專音樂科首屆的打擊樂組別。但打擊樂是什麼？為了考試，總得臨時抱佛腳，透過校方介紹，輾轉來到朱宗慶門下學打擊樂。朱老師當時已受聘到藝專任教，但並非入學評審或主考官，就這樣因緣際會



▲ 何鴻棋與樂團的公益巡演，深獲知名企業大老的支持。

下，何鴻棋成了朱宗慶的入門弟子，但因時間緊迫，只上了五堂課就匆忙赴考。

有趣的還在後頭，緊接而來的發展讓人出乎意料，因為打擊樂組才剛成立，校方忘了訂定錄取低標，而且只有一人報考，只要不是零分就能考上。如此天時地利人和，何鴻棋成了國立藝專音樂科打擊樂組第一屆唯一的學生。原本的放牛班孩子進入到音樂的殿堂，這一切就像照著寫好的劇本演出一樣，高潮迭起、劇力萬鈞，充滿故事張力，無法置信真實的人生會有如此戲劇性的轉折！「入學才是痛苦的開始，因為什麼都不懂，一切都得從頭學起，簡直生不如死，後來我多讀了一年才畢業。」，何鴻棋回憶著。音樂科別不只要掌握樂器的彈奏技巧、對樂器屬性的理解，還有樂理、音樂史等等學科的項目要

學習，過程之辛苦，可想而知。雖然如此，藝專時期的他仍十分活躍，曾擔任學生會會長，也進行許多跨界的交流，譬如為舞蹈系伴奏、幫戲劇系配樂……，「這些互動的過程讓我結交許多學術界與音樂界的好朋友，一生受用不盡。」，當初的痛苦早已化為成長的養分，結成累累果實。

如果說翁金珠是何鴻棋古典鋼琴的啟蒙，那麼朱宗慶就是帶領何鴻棋進入打擊樂領域的恩師。朱宗慶打擊樂團成立於民國 75 年（西元 1986 年），何鴻棋在專四那年便加入樂團擔任見習團員，是創團元老之一，也是朱宗慶打擊樂團現任的副團長。加入朱宗慶打擊樂團至今超過 33 年，不僅

為他奠定打擊樂的良好根基，也成為日後創立極光打擊樂團最有力的後盾。

衝破逆境，擊出光芒

民國 92 年，何鴻棋受邀為民間單位舉辦的夏令營教導身障朋友打擊樂，這是重要的觸媒與開端，2 年後，非營利組織「極光打擊樂團」正式成立。團名稱做「極光」，心想必有典故。「最初是從『擊出光芒』的角度發想，唸著唸著，同音異字的『極』光映入腦海，因為北極光可遇不可求，而這群由慢飛天使組成的打擊樂團同樣可遇不可求，所以團名『極光』便此定案。」，何鴻棋回想當初為樂團命名的



▲ 打擊樂團團員們認真投入的表演。

經過。創立初期眾人皆不看好，調侃嘲諷、看好戲的大有人在，沒想到一路走來 14 年頭過去了，極光打擊樂團越走越穩，表現也越來越好，多位創團成員至今依舊堅守崗位，為自己的打擊樂人生努力奮鬥著。

極光是一支跨障別的打擊樂團，也是國內唯一僅收身心障礙者的樂團。肢障、視障（全盲除外）、聽障（可戴耳機）、精障、弱智及自閉症……，只要經過訓練可以適應，極光一律展開雙臂歡迎。想教會一般孩子都不容易，更何況得面對這一群不同障別的團員。「我用正常心態看待這群孩子，不會投以異樣眼光，更常告訴他們：生病並不可恥，可恥的是生病了還不曉得要努力。」。教這群慢飛天使除了得花更多時間、心力，還要當他們的心理輔導老師，「我希望他們每一次演出，都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努力贏得掌聲，而不是因為同情才得到掌聲。」，提到成立極光的初衷，他緊接著說：「除了想給身心障礙的孩子一個機會，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要讓這些家長能夠走出來。因為比起這些孩子，更多的是始終走不出來的家長，他們所承受的壓力、鬱悶，絕不亞於孩子們。」。

極光樂團的成立，就像幽微的森林中出現的一道曙光、黑暗裡點燃的一支火炬，讓孩子和家長們心中重新燃起希望，長久



▲ 何鴻棋透過樂團練習，讓團員彼此互相扶持，共同為完成一件事而努力。

以來疲累苦悶甚至瀕臨崩潰的心，有了喘息的空间及紓解情緒的出口。十多年來的耕耘，成果讓人欣慰，之前家長們因為怕被貼上標籤，多選擇沉默，甚至感到自卑且鬱鬱寡歡，如今，以往的陰霾一掃而空，變得積極開朗而正面，這樣的變化連孩子們都感受得到，如此良性循環，讓極光打擊樂團的存在更顯得意義非凡。

用音樂撫慰桎梏的心

打擊樂一般分為中式打擊樂和西式打擊樂，包含傳統中國鼓與西洋的木琴、鐵琴、鈴鼓、定音鼓、爵士鼓、三角鐵……各種樂器，都可同時出現在同一樂團之中。打擊樂富於變化的節奏感及豐富多元的種類，是其他樂器難以相比的，快速的變化及強力的節奏感等音樂特性，對於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及激發學習興趣特別有幫助。音樂是最好的心藥，這一點何鴻棋感觸特別深刻。在他協助及教導的資源班學生與極光樂團的身心障礙團員身上，打擊樂對他們的幫助尤其明顯。譬如過動兒藉由敲擊樂器抒發情緒，讓心情更為平靜，躁動現象逐漸改善。自閉兒透過打擊樂器的訓練，學會融入團體生活，並慢慢懂得秩序與規範的重要。「打擊樂不僅強調手、眼、耳等四肢與器官的協調，也關係到手部大

小肌肉的訓練，配合上呼吸與心跳，身體的律動加上感官與四肢的節奏與統合訓練，是最佳的音樂治療。打擊樂講求的是團隊精神，不只要演奏自己的樂器，還要懂得配合隊友的節拍，互相合作才能相輔相成。」，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我希望他們能學會如何關懷別人，在多重障別的樂團裡，自閉兒可以協助肢障或視障者上台就定位，身障者可以幫忙發號司令維持秩序，彼此互相扶持，共同為完成一件事而努力。」。

曾有位自閉兒的父親看到自己念國中的孩子一路扶著肢障團員走上舞台的情形，感動得熱淚盈眶：「沒想到我的孩子也能幫助別人！」。慢飛天使不是不能飛、不會飛，只是學得慢而已，就像何鴻棋強調的：「教這群孩子沒有訣竅，秉持著『三心』法則：愛心、耐心和恆心，不厭其煩、



▲ 馬林巴木琴（左）、定音鼓（右），都是極具特色的打擊樂器。

一再提醒，但每個孩子的身心狀況跟個性都不一樣，因材施教、個別輔導都是必須也是必要。」。

不計後果，奮勇向前

極光打擊樂團雖已度過創團初期最辛苦的前幾年，團員們從完全不懂音樂，歷經辛苦的訓練過程，度過最折磨的階段，到站上國家級舞台，以專業的演奏博得滿堂彩，不僅團員們建立起自信心，陪伴他們的家長也走出內心的牢籠，這些歷程都非三言兩語就能道盡。儘管樂團發展已然穩定，團員的演出與表現也備受肯定，何鴻棋的無私奉獻更受到社會大眾的推崇及讚譽，但或許團長太有個性的關係，極光樂團的經營完全不受政府補助，包括房租、樂器添購與維修、團員演出費……，所有開銷全來自募款，以木琴一架動輒上百萬、鐵琴也要 20~30 萬的價格來衡量，光是買樂器就至少花費上千萬元，「很多團員都來自單親等弱勢家庭，家長光是照顧孩子就已身心俱疲，若還得負擔樂器等花費，說實在話，會讓家長陷入絕境，永遠都跨不出這第一步。」，因此，就算處境再艱困，何鴻棋還是咬緊牙根闖過去。很多人笑他傻，怎麼專挑這麼困難的事情做，何鴻棋笑說：「就是困難才沒人要做，也是

因為沒人做才輪得到我來做啊！而且社會上願意付出的愛心人士愛心企業依舊很多，他們作風低調，多半以固定捐款方式長期默默支持，譬如宏正的陳老闆、奇哥的陶傳正陶爸……」，這些來自民間的力量，是極光得以繼續支撐下去的最大動力。

另外一股推動的力量，則來自極光團員們的表現與回饋。團員們表演皆有演出費可領，這不只是實質的生計保障，更是無上的榮耀與肯定，團員們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成就，更鞭策自己在演奏上的表現，站上舞台演奏樂器的他們，態度專注投入，表情陶醉又享受，「每次看著他們陶醉的模樣，我就覺得很療癒，所有壓力一掃而空，一切付出都值得了。」，何鴻棋感性的說。極光團員的心理素質相當健康、成熟，演出前何鴻棋習慣上台逐一介紹團員的障別，還自嘲自己是「腦殘」，「腦子不清楚才會成立『極光』，如果當初想得太清楚太通透的話，應該就不敢衝動創辦極光了。」，他哈哈大笑。就是這股衝勁和傻勁，極光打擊樂團才能奇蹟似地走到現在。

夢想中的「極光之家」

創團十多年以來，由何鴻棋指導的身心障礙者與資源班學生已接近百人，等於

有 100 個家庭因接觸極光樂團與打擊樂，而有了不同的人生。目前，極光打擊樂團的一切行政事務皆由何太太耿世慧一手打理，讓何鴻棋能全心專注於教學與訓練，一雙兒女受父親熏陶，同樣擅長樂器演奏，小女兒更繼承父志愛上打擊樂，家人的支持讓何鴻棋一路走來即使辛苦，卻很踏實很開心。然而，「建構身障者打擊樂專業演出平台」是極光成立的宗旨之一，但何鴻棋想做的還更多。「如果不需要募款，

也就是資金無虞的情況下，你希望極光打擊樂團能發展到何種境地？」，我丟出這個問題，只見他毫不思索的回答：「因為陪伴在孩子身邊的家長有天也會年老、凋零，屆時孩子的照養就會出現很大問題，所以我希望能成立一個『極光之家』，做為團員們永久的庇護所，包含演奏廳、練團室……，還有完善的醫療與心理諮商相關設施，讓極光的成員可以無後顧之憂，永遠在這裡安身立命。」。



▲ 何鴻棋為建構身障者打擊樂專業演出平台不遺餘力。